

宋史卷二八二
列传第四一

李沆 弟维 王旦 向敏中

李沆，字太初，洺州肥乡人。曾祖丰，秦陵令。祖滔，洺州团练判官。父炳，从邢帅薛怀让，辟为观察支使。怀让徙同州，又为掌书记。历邠州、凤翔判官，拜殿中侍御史、知舒州。太祖征金陵，缘淮供亿，惟舒尤甚，以劳加侍御史，卒。

沆，少好学，器度宏远，炳尝语人曰：“此儿异日必至公辅。”太平兴国五年，举进士甲科，为将作监丞、通判潭州，迁右赞善大夫；转著作郎。相府召试约束边将诏书，既奏御，太宗甚悦，命直史馆。雍熙三年，右拾遗王化基上书自荐，太宗谓宰相曰：“李沆、宋湜，皆嘉士也。”即命中书并化基召试，并除右补阙、知制诰。沆位最下，特升于上，各赐钱百万。又以沆素贫，多负人钱，别赐三十万偿之。四年，与翰林学士宋白同知贡举。谤议虽众，而不归咎于沆。迁职方员外郎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”

淳化二年，判吏部铨。尝侍曲宴，太宗目送之，曰：“李沆风度端凝，真贵人也。”三年，拜给事中、参知政事。四年，以本官罢，奉朝请。未几，丁内艰，起复，遂出知升州。未行，改知河南府。真宗升储，迁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，诏东宫待以师傅礼。真宗即位，迁户部侍郎、参知政事。咸平初，以本官平章事，监修国史，改中书侍郎。

会契丹犯边，真宗北幸，命沆留守，京师肃然。真宗还，沆迎于郊，命坐。置酒，慰劳久之。累加门下侍郎、尚书右仆射。真宗问治

道所宜先，沆曰：“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，此最为先。”问其人，曰：“如梅询、曾致尧等是矣。”后致尧副温中舒安抚陕西，于阁门疏言仲舒不足与共事。轻锐之党无不称快，沆不喜也。因用他人副仲舒，罢致尧。帝尝语及唐人树党难制，遂使王室微弱，盖奸邪难辨尔。沆对曰：“佞言似忠，奸言似信，至如卢杞蒙蔽德宗，李勉以为真奸邪，是也。”真宗曰：“奸邪之迹，虽曰难辨，然久之自败。”

一夕，遣使持手诏欲以刘氏为贵妃，沆对使者引烛焚诏，附奏曰：“但道臣沆以为不可。”其议遂寝。驸马都尉石保吉求为使相，复问沆，沆曰：“赏典之行，须有所自。保吉因缘戚里，无攻战之劳，台席之拜，恐腾物议。”他日再三问之，执议如初，遂止。帝以沆无密奏，谓之曰：“人皆有密启，卿独无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待罪宰相，公事则公言之，何用密启？夫人臣有密启者，非谗即佞，臣常恶之，岂可效尤！”

时，李继迁久叛，兵众日盛，有图取朔方之意。朝廷困于飞挽，中外咸以为灵州乃必争之地，苟失之，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。帝颇惑之，因访于沆。沆曰：“继迁不死，灵州非朝廷有也。莫若遣使密召州将，使部分军民空垒而归。如此，则关右之民息肩矣。”方众议各异，未即从沆言，未几而灵州陷，帝由是益重之。

沆为相，王旦参政事，以西北用兵，或至吁食。旦叹曰：“我辈安能坐致太平，得优游无事耶？”沆曰：“少有忧勤，足为警戒。他日四方宁谧，朝廷未必无事。”后契丹和亲，旦问何如，沆曰：“善则善矣，然边患既息，恐人主渐生侈心耳。”旦未以为然。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事奏之，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。沆曰：“人主少年，当使知四方艰难。不然，血气方刚，不留意声色犬马，则土木、甲兵、祷祠之事作矣。吾老，不及见此，此参政他日之忧也。”沆没后，真宗以契丹既和，西夏纳款，遂封岱、祠汾、大营宫观，蒐讲坠典，靡有暇日。旦亲见王钦若、丁谓等所为，欲谏则业已同之，欲去则上遇之厚，乃以沆先识之远，叹曰：“李文靖真圣人也。”当时遂谓之“圣相”。

寇准与丁谓善，屡以谓才荐于沆，不用。准问之，沆曰：“顾其为

人，可使之在人上乎？”准曰：“如谓者，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？”沆笑曰：“他日后悔，当思吾言也。”准后为谓所倾，始伏沆言。

沆为相，接宾客，常寡言。马亮与沆同年生，又与其弟维善，语维曰：“外议以大兄为无口匏。”维乘间达亮语，沆曰：“吾非不知也。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，上封论奏，了无壅蔽，多下有司，皆见之矣。若邦国大事，北有契丹，西有夏人，日旰条议所以备御之策，非不详究。荐绅如李宗谔、赵安仁，皆时之英秀，与之谈，犹不能启发吾意；自余通籍之子，坐起拜揖，尚周章失次，即席必自论功最，以希宠奖，此有何策而与之接语哉？苟屈意妄言，即世所谓笼罩。笼罩之事，仆病未能也。”沆又尝言：“居重位实无补，惟中外所陈利害，一切报罢之，此少以报国尔。朝廷防制，纤悉备具，或徇所陈请，施行一事，即所伤多矣，陆象先曰‘庸人扰之’是已。险人苟一时之进，岂念厉民耶？”沆为相，常读《论语》，或问之，沆曰：“沆为宰相，如《论语》中‘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’，尚未能行。圣人之言，终身诵之可也。”

景德元年七月，沆待漏将朝，疾作而归，诏太医诊视，抚问之使相望于道。明日，驾往临问，赐白金五千两。方还宫而沆薨，年五十八。上闻之惊叹，趣驾再往，临哭之恸，谓左右曰：“沆为大臣，忠良纯厚，始终如一，岂意不享遐寿！”言终又泣下。废朝五日，赠太尉、中书令，谥文靖。录其弟：国子博士贇为虞部员外郎，光禄寺丞源为太子中舍、屯田员外郎，直集贤院维为户部员外郎；子宗简为大理评事；甥苏昂、妻兄之子朱涛，并同进士出身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诏配享真宗庙庭。

沆，性直谅，内行修谨，言无枝叶，识大体。居位慎密，不求声誉，动遵条制，人莫能干以私。公退，终日危坐，未尝跛倚。治第封丘门内，厅事前仅容旋马。或言其太隘，沆笑曰：“居第当传子孙，此为宰相厅事诚隘，为太祝、奉礼厅事已宽矣。”至于垣颓壁损，不以屑虑。堂前药阑坏，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试沆，沆朝夕见之，经月终不言。妻以语沆，沆曰：“岂可以此动吾一念哉！”家人劝治居第，未尝

答。弟维因语次及之，沆曰：“身食厚禄，时有横赐，计囊装亦可以治第，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，安得圆满如意，自求称足？今市新宅，须一年缮完，人生朝暮不可保，又岂能久居？巢林一枝，聊自足耳，安事丰屋哉？”

沆与诸弟友爱，尤器重维，暇日相对宴饮清言，未尝及朝政，亦未尝问家事。沆没后，或荐梅询可用，真宗曰：“李沆尝言其非君子。”其为信倚如此。

维，字仲方，第进士，为保信军节度推官。真宗初，献《圣德诗》，召试中书，擢直集贤院，以沆相，避知歙州。至郡，兴学舍，岁时行乡射礼。沆没，入为户部员外郎。

契丹请和，以为贺正旦使。真宗方幸西京，维还诣行在，具言其待遇礼厚，必保盟好。擢兵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自是每北使至，多命维主之。擢为翰林学士，累迁中书舍人，以疾辞，出知许州。复入翰林为学士承旨，加史馆修撰。仁宗初，再迁为尚书左丞兼侍读学士，预修《真宗实录》，迁工部尚书。会塞下传契丹将绝盟，复遣维往使。其主隆绪重维名，馆劳加礼，使赋《两朝悠久诗》。诗成，大喜。既还，帝欲用为枢密副使，或斥维赋诗自称小臣，乃寝。迁刑部尚书，辞不拜，引李士衡故事求换官，除相州观察使，为谏官刘随所诋，知亳州。请赴本镇，改河阳。久之还朝，复出知陈州，卒。

维博学，少以文章知名，至老手不废书。景德以后，巡幸四方，典章名物，多维所参定。尝预定《七经正义》，修《续通典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。性宽易，喜愠不见于色，奖借后进，嗜酒善谑，而好为诗。常曰：“人生觴咏自适，余何营哉？”既没，家无余赀。景祐元年，赠尚书右仆射。子，师锡，虞部员外郎；公谨，太子中舍。

王旦，字子明，大名莘人。曾祖言，黎阳令。祖彻，左拾遗。父祐，尚书兵部侍郎，以文章显于汉、周之际。事太祖，太宗为名臣。尝谕杜重威使无反汉，拒卢多逊害赵普之谋，以百口明符彦卿无罪，

世多称其阴德。枯手植三槐于庭，曰：“吾之后世，必有为三公者，此其所以志也。”

旦，幼沈默，好学有文，枯器之曰：“此儿当至公相。”太平兴国五年，进士及第，为大理评事、知平江县。其廨旧传有物怪凭戾，居多不宁。旦将至前夕，守吏闻群鬼啸呼云：“相君至矣，当避去。”自是遂绝。就改将作监丞。赵昌言为转运使，以威望自任，属吏屏畏，入旦境，称其善政，以女妻之。代还，命监潭州银场。何承矩典郡，荐入为著作佐郎，预编《文苑英华诗类》。迁殿中丞、通判郑州。表请天下建常平仓，以塞兼并之路。徙濠州。淳化初，王禹偁荐其才，任转运使。驿召至京，旦不乐吏职，献文召试，命直史馆。二年，拜右政言、知制诰。

初，枯以宿名久掌书命，旦不十年继其任，时论美之。钱若水有《人伦鉴》，见旦曰：“真宰相器也”。与之同列，每曰：“王君凌霄耸壑，栋梁之材，贵不可涯，非吾所及。”李沆以同年生，亦推重为远大之器。明年，与苏易简同知贡举，加虞部员外郎、同判吏部流内铨、知考课院。赵昌言参机务，旦避嫌，引唐独孤郁、权德舆故事，辞职。太宗嘉其识体，改礼部郎中、集贤殿修撰。昌言出知凤翔，即以旦知制诰，仍兼修撰、判院事，面赐金紫，择牯犀带宠之，又令冠西阁。至道元年，知理检院。二年，进兵部郎中。

真宗即位，拜中书舍人，数月，为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、通进银台封驳司。帝素贤旦，尝奏事退，目送之曰：“为朕致太平者，必斯人也。”钱若水罢枢务，得对苑中，访近臣之可用者，若水言：“旦有德望，堪任大事。”帝曰：“此固朕心所属也。”咸平三年，又知贡举，锁宿旬日，拜给事中、同知枢密院事。逾年，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。

契丹犯边，从幸澶州。雍王元份留守东京，遇暴疾，命旦驰还，权留守事。旦曰：“愿宣寇准，臣有所陈。”准至，旦奏曰：“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，当如何？”帝默然良久，曰：“立皇太子”。旦既至京，直入禁中，下令甚严，使人不得传播。及驾还，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，忽闻后有驺呵声，惊视之，乃旦也。二年，加尚书左丞。三年，拜

工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监修《两朝国史》。

契丹既受盟，寇准以为功，有自得之色，真宗亦自得也。王钦若甚准，欲倾之，从容言曰：“此《春秋》城下之盟也，诸侯犹耻之，而陛下以为功，臣窃不取。”帝愀然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钦若度帝厌兵，即谬曰：“陛下以兵取幽燕，乃可涤耻。”帝曰：“河朔生灵始免兵革，朕安能为此？可思其次。”钦若曰：“唯有封禅泰山，可以镇服四海，夸示外国。然自古封禅，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，然后可尔。”既而又曰：“天瑞安可必得，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，惟人主深信而崇之，以明示天下，则与天端无异也。”帝思久之，乃可，而心惮且，曰：“王旦得无不可乎？”钦若曰：“臣得以圣意喻之，宜无不可。”乘间为旦言，且龟勉而从。帝犹犹豫，莫与筹之者。会幸秘阁，骤问杜镐曰：“古所谓河出图、洛出书，果何事耶？”镐老儒，不测其旨，漫应之曰：“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。”帝由此意决，遂召旦饮，欢甚，赐以尊酒，曰：“此酒极佳，归与妻孥共之。”既归发之，皆珠也。由是凡天书、封禅等事，旦不复异议。

大中祥符初，为天书仪仗使，从封泰山，为大礼使，进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。受诏撰《封祀坛颂》，加兵部尚书。四年，祀汾阴，又为大礼使，迁右仆射、昭文馆大学士。仍撰《祠坛颂》，将复进秩，恳辞得免，止加功臣。俄兼门下侍郎、玉清昭应宫使。五年，为玉清奉圣像大礼使。景灵宫建，又为朝修使。七年，刻天书，兼刻玉使，选御厩三马赐之。玉清昭应宫成，拜司空。京师赐酺，旦以惨恤不赴会，帝赐诗导意焉。《国史》成，迁司空。旦为天书使，每有大礼，辄奉天书以行，恒邑邑不乐。凡柄用十八年，为相仅一纪。

会契丹修和，西夏誓守故地，二边兵罢不用，真宗以无事治天下。旦谓祖宗之法具在，务行故事，慎所变改。帝久益信之，言无不听，凡大臣有所请，必曰：“王旦以为如何？”旦与人寡言笑，默坐终日，及奏事，群臣异同，旦徐一言以定。归家或不去冠带，入静室独坐，家人莫敢见之。旦弟以问赵安仁，安仁曰：“方议事，公不欲行而未决，此必忧朝廷矣。”

帝尝示二府《喜雨诗》，旦袖归曰：“上诗有一字误写，莫进入改却否？”王钦若曰：“此亦无害。”而密奏之。帝愠，谓旦曰：“昨日诗有误字，何不来奏？”旦曰：“臣得诗未暇再阅，有失陈。”怕惧再拜谢，诸臣皆拜，独枢密马知节不拜，具以实奏，且曰：“王旦略不辨，真宰相器也。”帝顾旦而笑焉。天下大蝗，使人于野得死蝗，帝以示大臣。明日，执政遂袖死蝗进曰：“蝗实死矣，请示于朝，率百官贺。”旦独不可。后数日方奏事，飞蝗蔽天，帝顾旦曰：“使百官方贺，而蝗如此，岂不为天下笑耶？”

宫禁火灾，旦驰入。帝曰：“两朝所积，朕不妄费，一朝殆尽，诚可惜也。”旦对曰：“陛下富有天下，财帛不足忧，所虑者政令赏罚之不当。臣备位宰府，天灾如此，臣当罢免。”继上表待罪，帝乃降诏罪已，许中外封事言得失。后有言荣王宫火所延，非天灾，请置狱劾，当坐死者百余人。旦独请曰：“始火时，陛下已罪己诏天下，臣等皆上章待罪。今反归咎于人，何以示信？且火虽有迹，宁知非天谴耶？”当坐者皆免。

日者上书言宫禁事，坐诛。籍其家，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。帝怒，欲付御史问状。旦曰：“此人之常情，且语不及朝廷，不足罪。”真宗怒不解，旦因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曰：“臣少贱时，不免为此。必以为罪，愿并臣付狱。”真宗曰：“此事已发，何可免？”旦曰：“臣为宰相执国法，岂可自为之，幸于不发而以罪人。”帝意解。旦至中书，悉焚所得书。既而复悔，驰取之，而已焚之矣。由是皆免。仁宗为皇太子，太子谕德见旦，称太子学书有法。旦曰：“谕德之职，止于是耶？”张士逊称太子书，旦曰：“太子不在应举，选学士不在学书。”

契丹奏请岁给外别假钱币。旦曰：“东封甚近，车驾将出，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。”帝曰：“何以答之？”旦曰：“止当以微物而轻之。”乃以岁给三十万物内各借三万，仍谕次年额内除之。契丹得之，大惭。次年，复下有司：“契丹所借金币六万，事属微末，今仍依常数与之，后不为比。”西夏赵德明言民饥，求粮百万斛。大臣皆曰：“德明

新纳誓而敢违，请以诏责之。”帝以问旦，旦请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，而诏德明来取之。德明得诏，惭且拜曰：“朝廷有人。”

寇准数短旦，旦专称准。帝谓曰：“卿虽称其美，彼专谈卿恶。”旦曰：“理固当然。臣在相位久，政事阙失必多。准对陛下无所隐，益见其忠直，此臣所以重准也。”帝以是愈贤旦。中书有事送密院，违诏格准在密院，以事上闻。旦被责，第拜谢，堂吏皆见罚。不逾月，密院有事送中书，亦违诏格，堂吏欣然呈旦，旦令送还密院。准大惭，见旦曰：“同年，甚得许大度量？”旦不答。寇准罢枢密使，托人私求为使相，旦惊曰：“将相之任，岂可求耶！吾不受私请。”准深憾之。已而除准武胜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准入见，谢曰：“非陛下知臣，安能至此？”帝具道旦所以荐者。准愧叹，以为不可及。准在藩镇，生辰，造山棚大宴，又服用僭侈，为人所奏。帝怒，谓旦曰：“寇准每事欲效朕，可乎？”旦徐对曰：“准诚贤能，无如呆何。”真宗意遂解，曰：“然，此正是呆尔。”遂不问。

翰林学士陈彭年呈政府科场条目，旦投之地曰：“内翰得官几日，乃欲隔截天下进士耶？”彭年皇恐而退。时向敏中同在中书，出彭年所留文字，旦瞑目取纸封之。敏中请一览，旦曰：“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尔。”后彭年与王曾、张知白参预政事，同谓旦曰：“每奏事，其间有不经上览者，公批旨奉行，恐人言之以为不可。”旦逊谢而已。一日奏对，旦退，曾等稍留，帝惊曰：“有何不与王旦来？”皆以前事对。帝曰：“旦在朕左右多年，朕察之无毫发私。自东封后，朕谕以小事一面奉行，卿等谨奉之。”曾等退而愧谢，旦曰：“正赖诸公规益。”略不介意。

帝欲相王钦若，旦曰：“钦若遭逢陛下，恩礼已隆，且乞留之枢密，两府亦均。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，虽古称立贤无方，然须贤士乃可。臣为宰相，不敢沮抑人，此亦公议也。”真宗遂止。旦没后，钦若始大用，语人曰：“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。”钦若与陈尧叟、马知节同在枢府，因奏事忿争。真宗召旦至，钦若犹啐不已，知节流涕曰：“愿与钦若同下御史府。”旦叱钦若使退。帝大怒，命付

狱。旦从容曰：“钦若等待陛下厚顾，上烦谴诃，当行朝典。愿且还内，来日取旨。”明日，召旦前问之，旦曰：“钦若等当黜，未知坐以何罪？”帝曰：“坐忿争无礼。”旦曰：“陛下奄有天下，使大臣坐忿争无礼之罪，或闻外国，恐无以威远。”帝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旦曰：“愿至中书，召钦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，且戒约之。俟少间，罢之未晚也。”帝曰：“非卿之言，朕固难忍。”后月余，钦若等皆罢。

旦尝与杨亿评品人物，亿曰：“丁谓久远当何如？”旦曰：“才则才矣，语道则未。他日在上位，使有德者助之，庶得终吉；若独当权，必为身累尔。”后谓果如言。

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，内臣周怀政偕行，或乘间请见，旦必俟从者尽至，冠带出见于堂皇，白事而退。后怀政以事败，方知旦远虑。内臣刘承规以忠谨得幸，病且死，求为节度使。帝语旦曰：“承规待此以瞑目。”旦执不可，曰：“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，奈何？”遂止。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后。

旦为相，宾客满堂，无敢以私请。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，数月后，召与语，询访四方利病，或使疏其言而献之。观才之所长，密籍其名，其人复来，不见也。每有差除，先密书四三人姓名以请，所用者帝以笔点之。同列不知，争有所用，惟旦所用，奏入无不可。丁谓以是数毁旦，帝益厚之。故参政李穆子行简，以将作监丞家居，有贤行，迁太子中允。使者不知其宅，真宗命就中书问旦，人始知行简为旦所荐。旦凡所荐，皆人未尝知。旦没后，史官修《真宗实录》，得内出奏章，始知朝士多旦所荐云。

谏议大夫张师德两诣旦门，不得见，意为人所毁，以告向敏中，为从容明之。及议知制诰，旦曰：“可惜张师德。”敏中问之，旦曰：“累于上前言师德名家子，有士行，不意两及吾门。状元及第，荣进素定，但当静以待之尔。若复奔竞，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。”敏中启以师德之意，旦曰：“旦处安得有人敢轻毁人，但师德后进，待我薄尔。”敏中固称：“适有阙，望公弗遗。”旦曰：“第缓之，使师德知，聊以戒贪进、激薄俗也。”

石普知许州，不法，朝议欲就劾。旦曰：“普武人，不明典宪，恐恃薄效，妄有生事。必须重行，乞召归置狱。”乃下御史按之，一日而狱具。议者以为不屈国法而保全武臣，真国体也。薛奎为江、淮发运使，辞旦，旦无他语，但云：“东南民力竭矣。”奎退而曰：“真宰相之言也。”张士逊为江西转运使，辞旦求教，旦曰：“朝廷權利至矣。”士逊迭更是职，思旦之言，未尝求利，识者曰：“此运使识大体。”张永知成都。召还，以任中正代之，言者以为不可。帝问旦，对曰：“非中正不能守永之规。他人往，妄有变更矣。”李迪、贾边有时名，举进士，迪以赋落韵，边以《当仁不让于师论》以“师”为“众”，与注疏异，皆不预。主文奏乞收试，旦曰：“迪虽犯不考，然出于不意，其过可略。边特立异说，将令后生务为穿凿，渐不可长。”遂收迪而黜边。

旦任事久，人有谤之者，辄引咎不辩。至人有过失，虽人主盛怒，可辨者辨之，必得而后已。素羸多疾，自东鲁复命，连岁求解，优诏褒答，继以面谕，委任无贰。天禧初，进位太保，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册使，复加太尉兼侍中，五日一赴起居，入中书，遇军国重事，不限时日入预参决。旦愈畏避，上疏恳辞，又托同列奏白。帝重违其意，止加封邑。一日，独对滋福殿，帝曰：“朕方以大事托卿，而卿疾如此。”因命皇太子出拜，旦惶恐走避，太子随而拜之。旦言：“太子盛德，必任陛下事。”因荐可为大臣十余人，其后不至宰相惟李及、凌策二人，亦为名臣。旦复求避位，帝睹其形瘁，悯然许之。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，给宰相半奉。

初，旦以宰相兼使，今罢相，使犹领之，其专置使自旦始焉。寻又命肩舆入禁，使子雍与直省吏挟扶，见于延和殿。帝曰：“卿今疾及，万一有不讳，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？”旦曰：“知臣莫若君，惟明主择之。”再三问，不对。时张永、马亮皆为尚书，帝历问二人，亦不对。因曰：“试以卿意言之。”旦强起举笏曰：“以臣之愚，莫如寇准。”帝曰：“准性刚褊，卿更思其次。”旦曰：“他人，臣所不知也。臣病困，不能久侍。”遂辟退。后旦没岁余，竟用准为相。

旦疾甚，遣内侍问者日或三四，帝手自和药，并薯蕷粥赐之。旦

与杨亿素厚，延至卧内，请撰遗表。且言：“忝为宰辅，不可以将尽之言，为宗亲求官；止叙生平遭遇，愿日亲庶政，进用贤士，少减焦劳之意。”仍戒子弟：“我家盛名清德，当务俭素，保守门风，不得事于泰侈，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。”表上，真宗叹之，遂幸其第，赐白金五千两，且作奏辞之，藁末自益四句云：“益惧多藏，况无所用，见欲散施，以息咎殃。”即昇至内闕，诏不许。还至门，旦已薨，年六十一。帝临其丧恻，废朝三日，赠太师、尚书令、魏国公，谥文正，又别次发哀。后数日，张旻赴镇河阳，例宜饮钱，以旦故，不举乐。录其子、弟、侄、外孙、门客、常从，授官者十数人。诸子服除，又各进一官。已而闻旦奏藁自益四句，取视，泣下久之。旦有文集二十卷，乾兴初，诏配享真宗庙廷。及建碑，仁宗篆其首曰：“全德元老之碑”。

旦事寡嫂有礼，与弟旭友爱甚笃。婚姻不求门阀。被服质素，家人欲以缙锦饰毡席，不许。有货玉带者，弟以为佳，呈旦，旦命系之，曰：“还见佳否？”弟曰：“系之安得自见？”旦曰：“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，无乃劳乎！”即还之。故所服止于赐带。家人未尝见其怒，饮食不精洁，但不食而已。尝试以少埃墨投羹中，旦惟啖饭。问何不啜羹，则曰：“我偶不喜肉”。后又墨其饭，则曰：“吾今日不喜饭，可别具粥。”旦不置田宅，曰：“子孙当各念自立，何必田宅，徒使争财为不义尔。”真宗以其所居陋，欲治之，旦辞以先人旧庐，乃止。宅门坏，主者撤新之，暂于庑下启侧门出入。旦至侧门据鞍俯过，门成复由之，皆不问焉。三子：雍，国子博士；冲，左，赞善大夫；素，别有传。

向敏中，字常之，开封人。父瑀，仕汉符离令，性严毅。惟敏中一子，躬自教督，不假颜色。尝谓其母曰：“大吾门者，此儿也。”敏中随瑀赴调京师，有书生过门，见敏中，谓邻母曰：“此儿风骨秀异，贵且寿。”邻母入告其家，比出，已不见矣。及冠，继丁内外忧，能刻苦自立，有大志，不屑贫窶。

太平兴国五年进士，解褐将作监丞、通判吉州，就改右赞善大

一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夫。转运使张齐贤荐其材，代还，为著作郎。召见便殿，占对明畅，太宗善之，命为户部推官，出为淮南转运副使。时领外计者，皆以权宠自尊，所至畏惮。敏中不尚威察，待僚属有礼，勤于劝助，职务修举。或荐其有武干者，召入，将授诸司副使。敏中恳辞，仍献所著文，加直史馆，遣还任。以耕籍恩，超左司谏，入为户部判官、知制诰。未几，权判大理寺。

时，没入祖吉赃钱，分赐法吏，敏中引钟离意委珠事，独不受。妖尼道安构狱，事连开封判官张去华，敏中妻父也，以故得请不预决讞。既而法官皆贬，犹以亲累落职，出知广州。入辞，面叙其事，太宗为之感动，许以不三岁召还。翌日，迁职方员外郎，遣之。是州兼掌市舶，前守多涉讥议。敏中至荆南，预市药物以往，在任无所须，以清廉闻。就擢广南东路转运使，召为工部郎中。太宗飞白书敏中泊张咏二名付中书，曰：“此二人，名臣也，朕将用之。”左右因称其材，并命为枢密直学士。

时，通进、银台司主出纳书奏，领于枢密院，颇多壅遏，或至漏失。敏中具奏其事，恐远方有失事机，请别置局，命官专莅，校其簿籍。诏命敏中与咏领其局。太宗欲大任敏中，当涂者忌之。会有言敏中在法寺时，皇甫侃监无为军榷务，以贿败，发书历诣朝贵求为未减，敏中亦受之。事下御史，按实，尝有书及门，敏中睹其名，不启封遣去。俄捕得侃私僮诘之，云其书寻纳箝中，瘞临江传舍。驰驿掘得，封题如故。太宗大惊异，召见，慰谕赏激，遂决于登用。未几，拜右谏议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。自郎中至是百余日，超擢如此。时西北用兵，枢机之任，专主谋议，敏中明辨有才略，遇事敏速，凡二边道路、斥堠、走集之所，莫不周知。至道初，迁给事中。

真宗即位，敏中适在疾告，力起，见于东序，即遣视事。进户部侍郎。会曹彬为枢密使，改为副使。咸平初，拜兵部侍郎、参知政事。从幸大名，属宋湜病，代兼知枢密院事。时大兵之后，议遣重臣慰抚边郡，命为河北、河东安抚大使，以陈尧叟、冯拯为副，发禁兵万人翼从。所至访民疾苦，宴犒官吏，莫不感悦。四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

充集贤殿大学士。

故相薛居正孙安上不肖，其居第有诏无得贸易，敏中违诏质之。会居正子惟吉嫠妇柴将携资产适张齐贤，安上訴其事，柴遂言敏中尝求娶己，不许，以是阴庇安上。真宗以问敏中，敏中言近丧妻不复议婚，未尝求婚于柴，真宗因不复问。柴又伐鼓，讼益急，遂下御史台，并得敏中质宅之状。时王嗣宗为盐铁使，素忌敏中，因对言，敏中议娶王承衍女弟，密约已定而未纳采。真宗询于王氏得其实，以敏中前言为妄，罢为户部侍郎，出知永兴军。

景德初，复兵部侍郎。夏州李继迁兵败，为潘罗支射伤，自度孤危且死，属其子德明必归宋，曰：“一表不听则再请，虽累百表，不得请勿止也。”继迁卒，德明纳款，就命敏中为鄜延路缘边安抚使，俄还京兆。

是冬，真宗幸澶渊，赐敏中密诏，尽付西鄙，许便宜从事。敏中得诏藏之，视政如常日。会大雉，有告禁卒欲倚雉为乱者，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庑下幕中。明日，尽召宾客兵官，置酒纵阅，无一人预知者。命雉入，先驰骋于中门外，后召至阶，敏中振袂一挥，伏出，尽擒之，果各怀短刃，即席斩焉。既屏其尸，以灰沙扫庭，张荣宴饮，坐客皆股慄，边藩遂安。时旧相出镇，不以军事为意。寇准虽有重名，所至终日游宴，则以所爱伶人或付富室，辄厚有得。张齐贤倜傥任情，获劫盗或至纵遣。帝闻之，称敏中曰：“大臣出临四方，惟敏中尽心于民事尔。”于是有复用之意。二年，又以德明誓约示定，徙敏中为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，委以经略，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。

大中祥符初，议封泰山，以敏中旧德有人望，召入，权东京留守。礼成，拜尚书右丞。时吏部选人多稽滞者，命敏中与温仲舒领兵其事。俄兼秘书监，又领工部尚书，充资政殿大学士，赐御诗褒宠。祀汾阴，复为留守。敏中以厚重镇静，人情帖然，帝作诗遣使驰赐之。拜刑部尚书。五年，复拜同平章事，充集贤殿大学士，加中书侍郎。寻充景灵宫使。宫成，进兵部尚书，为兖州景灵宫庆成使。

天禧初，加吏部尚书，又为应天院奉安太祖圣容礼仪使。进右

仆射兼门下侍郎，监修国史。是日，翰林学士李宗谔当对，帝曰：“朕自即位，未尝除仆射，今命敏中，此殊命也，敏中应甚喜。”又曰：“敏中今日贺客必多，卿往观之，勿言朕意也。”宗谔既至，敏中谢客，门阒寂然。宗谔与其亲径入，徐贺曰：“今闻降麻，士大夫莫不欢慰相庆。”敏中但唯唯。又曰：“自上即位，未尝除端揆，非勋德隆重，眷倚殊越，何以至此。”敏中复唯唯。又历陈前世为仆射者勋德礼命之重，敏中亦唯唯，卒无一言。既退，使人问庖中，今日有亲宾饮宴否，亦无一人。明日，具以所见对。帝曰：“向敏中大耐官职。”徙玉清昭应宫使。以年老累请致政，优诏不许。三年重阳，宴苑中，暮归中凤眩，郊祀不任陪从。进左仆射、昭文馆大学士。奉表恳让，又表求解，皆不许。明年三月卒，年七十二。帝亲临，哭之恸，废朝三日，赠太尉、中书令，谥文简。五子、诸婿并迁官，亲校又官数人。

敏中，姿表瑰硕，有仪矩，性端厚岂弟，多智，晓民政，善处繁剧，慎于采拔。居大任三十年，时以重德目之，为人主所优礼，故虽衰疾，终不是谢。及追命制入，帝特批曰：“敏中淳谨温良，宜益此意。”其恩顾如此。有文集十五卷。

子，传正，国子博士；传式，龙图阁直学士；传亮，贺部员外郎；传师，殿中丞；传范，娶南阳郡王惟吉女安福县主，为密州观察使，谥惠节。

传亮子，经，定国军留后，谥康懿。经女即钦圣宪肃皇后也，以后族赠敏中燕王、传亮周王、经吴王。敏中余孙绎、绛，并官太子中书。

论曰：“宋至真宗之世，号为盛治，而得人亦多。李沆为相，正大光明，其焚封妃之诏以格人主之私，请迁灵州之民以夺西夏之谋，无愧宰相之任矣。沆尝谓王旦，边患既息，人主侈心必生，而声色、土木、神仙祠祷之事将作。后王钦若、丁谓之徒果售其佞。又告真宗不可用新进喜事之人，中外所陈利害皆报罢之。后神宗信用安石变更之言，驯至莽扰。世称沆为“圣相”，其言虽过，诚有先知者乎！”

王旦当国最久，事至不胶，有谤不校，荐贤而不市恩，赦罪辄宥而不费辞。澶州之役，请于真宗曰：“十日不捷，何以处之？”真宗答之曰：“立太子。”契丹逾岁而借币，西夏告民饥而假粮，皆一语定之。伟哉！宰相才也。惟受王钦若之说，以遂天书之妄，斯则不及李沆尔。向敏中耻受脏物之赐以远其污，预避市舶嫌以全其廉，坚拒皇甫侃之书以免其累，拜罢之际，喜愠不形，亦可谓有宰相之风焉。

宋史卷二八三 列传第四二

王钦若 林特附 丁谓 夏竦
子安期

王钦若，字定国，临江军新喻人。父仲华，侍祖郁，官鄂州。会江水暴至，徙家黄鹤楼。汉阳人望见楼上若有光景。是夕，钦若生。钦若早孤，郁爱之。太宗伐太原时，钦若才十八，作《平晋赋论》献行在。郁为濠州判官，将死，告家人曰：“吾历官逾五十年，慎于用刑，活人多矣，后必有兴者，其在吾孙乎！”

钦若擢进士甲科，为亳州防御推官，迁秘书省秘书郎，监庐州税。改太常丞、判三司理欠凭由司。时毋宾古为度支判官，尝言曰：“天下逋负，自五代迄今，理督未已，民病几不能胜矣。”仆将启蠲之。”钦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数，翌日上之。真宗大惊曰：“先帝顾不知邪？”钦若徐曰：“先帝固知之，殆留与陛下收人心尔。”即日放逋负一千余万，释系囚三千余人。帝益器重钦若，召试学士院，拜右正言，知制诰，召为翰林学士。蜀寇王均始平，为西川安抚使。所至问系囚，自死罪以下第降之，凡列便宜，多所施行。还，授左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，以郊祀恩，加给事中。

河阴民常德方，讼临津县尉任懿赂钦若得中第，事下御史台劾治。初，钦若咸平中尝知贡举，懿举诸科，寓僧仁雅舍。仁雅识僧惠秦者与钦若厚，懿与惠秦约，以银三百五十两赂钦若，书其数于纸，令惠秦持去。会钦若已入院，属钦若客纳所书于钦若妻李氏，惠秦

减所书银百两，欲自取之。李氏令奴祁睿书懿名于臂，并以所约银告钦若。懿再入试第五场，睿复持汤饮至贡院，钦若密令奴索取银，懿未即与而登科去。仁雅驰书河阴，始归之。德方得其书，以告御史中丞赵昌言，昌言以闻。既捕祁睿等，亦请逮钦若属吏。

祁睿本亳小吏，虽从钦若久，而名犹隶亳州。钦若乃言：“向未有祁睿，惠秦亦不及门。”帝方顾钦若厚，命邢昺、阎承翰等于太常寺别鞠之。懿更云妻兄张驾识知举官洪湛，尝俱造湛门；始但以银属二僧，不知达主司为谁。昺等遂诬湛受懿银，湛适使陕西还，而狱已具。时驾且死，睿又悉遁去，钦若因得固执祁睿休役后始佣于家，它奴使多新募，不识惠秦，故皆无证验。湛坐削籍，流儋州，而钦若遂免。方湛代王旦入知贡举，懿已试第三场，及官收湛赃，家无有也，乃以湛假梁颙白金器输官，湛遂死贬所。人知其冤，而钦若恃势，人莫敢言者。

景德初，契丹入寇，帝将幸澶渊。钦若自请北行，以工部侍郎、参知政事判天雄军，提举河北转运司，真宗亲宴以遣之。素与寇准不协，及还，累表愿解政事，罢为刑部侍郎、资政殿学士。寻判尚书都省，修《册府元龟》，或褒赞所及，钦若自名表首以谢，即缪误有所遭问，戒书吏但云杨亿以下，其所为多此类也。岁中，改兵部，升大学士、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。初，钦若罢，为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，准定其班在翰林学士下。钦若诉于帝，复加“大”字，班承旨上。以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，修国史。

大中祥符初，为封祥经度制置使兼判兖州，为天书仪卫副使。先是，真宗尝梦神人言“赐天书于泰山”，即密谕钦若。钦若因言，六月甲午，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见黄素曳草上，有字不能识。皇城吏王居正见其上有御名，以告。钦若既得之，具威仪奉导至社首，跪授中使，驰奉以进。真宗至含芳园奉迎，出所上《天书再降祥瑞图》示百僚。钦若又言至狱下两梦神人，愿增建庙庭；及至威雄将军庙，其神像如梦中所见，因请构亭庙中。封禅礼成，迁礼部尚书。命作《社首颂》，迁户部尚书。从祀汾阴，复为天书仪卫副使，迁吏部尚书。明